

山东能源  
APP山东能源  
公众号山东能源集团  
SHANDONG ENERGY GROUP

# 岁月无痕

下井。他的矿灯在前方摇晃着，那一束光就像黑暗中的希望之火。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我内心充满了迷茫与不安。秦师傅总是默默地关注着我，他用自己的经验和耐心，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操作设备、如何应对突发状况。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叮嘱，都是黑暗中的明灯，为我指引着方向，让我逐渐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

作为一名1989年就参加工作的老矿工，秦师傅经历了无数个日夜的艰辛劳作。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风雨交加，他总是坚守在岗位上的，从未有过丝毫懈怠。他见证了煤矿行业的改革变迁，从最初的普采设备到如今的现代化开采技术，他既是参与者，更是见证者。每一次技术革新，每一次产量提升，都凝聚着他们这些老矿工的心血与汗水。

在秦师傅的身上，我看到了山能人对工作的执着与热爱。他常说：“煤矿是咱的根，咱得对得起这份工作，对得起脚下这片土地。”正是这份质朴的信念，支撑着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日子，让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着。直到办理退休手续的前一天，他还在井下忙碌着。他说：“站好最后一班岗，这是我的责任。”那一刻，我对他

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敬业与奉献。

秦师傅的退休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人生就像一段漫长的旅程，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行。在外20多年的时间，看似漫长，实则转瞬即逝。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应该像秦师傅一样，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当中，用心去经营自己的生活，用爱去对待身边的人。只有这样，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才不会留下遗憾。

退休，是人生另一个新起点。我相信，秦师傅在退休后，依然会保持那份乐观积极的心态，去享受属于他的美好时光。而我会以秦师傅为榜样，努力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

当他最后一次走在巷子里，周围的年轻矿工们都带着敬意看着他。他依然不紧不慢地走着，只是脚步中似乎多了一丝留恋。他的眼睛扫视着周围的一切，仿佛要把这在外奋斗20年的记忆都刻在脑海里。我跟他身后，心里满是感慨。这煤矿的世界，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才充满了温度和故事。他的退休，就像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他的坚守与奉献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成为我人

## 盛夏之夜

□李苦云

在一年之中最热的季节——盛夏，夜晚似乎成了人们逃离白日酷热、寻觅一丝凉意与宁静的避风港。当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被地平线吞噬，夜幕悄然降临，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黑纱，盛夏的夜晚便以其独有的魅力，缓缓展开它的画卷。

小时候，当日头最后一缕光钻进西山时，母亲总在院门口喊：“回来吃晚饭喽——”那声音穿过晒麦场的麦秸垛，惊飞了槐树上打盹的麻雀。我听见喊声，攥着满手泥土往家跑，凉鞋踩过晒得发烫的砂石路，啪嗒啪嗒响得像打快板。

晚饭在院里的石桌上吃，当母亲掀开竹篾罩子扣着刚出锅的玉米饼，蒸腾的热气混着柴火的烟味往上飘，父亲端着盛满玉米粥的粗瓷碗，被晚风一搅，玉米的香味在暮色里漫开来，这时狗也趴在石桌腿边，尾巴不时地扫着地面，等着主人的剩饭。

儿时的夏夜，是竹床支在晒麦坪上的时节。晚饭后，各家各户的竹床如小舟般泊在月光里，大人们摇着蒲扇，在夏夜里谈古论今。小孩子们则躺在竹床上，目光在星幕间流连，手指向深蓝的苍穹，数着辨认那些最亮的星星。然而数着数着，竟被满天繁星迷了眼，辨不清南北，也分不出多少，终归是数不清了。但盛夏的夜晚如此慷慨，星斗如倒扣的银碗悬在头顶，颗颗晶莹欲坠，仿佛伸手可摘，它们离我那样近，又那样密，仿佛整个童年都睡在星光里。

星星出来时，父亲搬着小马扎坐在竹床边，手里的蒲扇摇得慢悠悠，扇风不光是为了凉快，更是赶蚊子——那些嗡嗡叫的小东西总爱叮光溜溜的胳膊腿，父亲用扇子一挥，它们就像被赶鸭子似的，嗡嗡地飞远了。父亲还不时指着天上的星星，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说那条发着光的白带子是银河。我就数着星星找，数着数着，眼皮就开始打架。

院子不远处的麦田里，青蛙像是突然接到了命令，“呱呱”声一下子涌起来，从东头到西头，连成一片热闹的海。偶尔有晚归的拖拉机突突地驶过，车灯把院墙路边的玉米叶照得透亮，像一串串绿宝石，等拖拉机的声音远了，蝉鸣又接上来，断断续续的，像是谁在夜里弹着走调的琴。

乡村的夏夜，村子里，家家户户的门板大多敞开着，或搬出竹床、藤椅，或干脆铺一张草席在门前的空地上，人们三三两两聚拢。邻里之间有着串门的习惯，父辈们凑在一起说庄稼，讨论今年的雨水够不够，说哪块地的玉米结得结实。女人们聚在一起纳鞋底，线穿过布面的“咣咣”声，在月光里轻轻飘远，她们也会轻声细语地拉着家常，夸着谁家的孩子最听话。小孩子们精力旺盛地追逐嬉闹，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笑声在温暖的夜色里显得格外清脆，有的小孩摸出白天藏的玻璃罐，罐子里的萤火虫还在亮，那些小小的光在罐壁上爬，像把星星关进了笼子。

后来我才知道，有些夏夜是会留在记忆里的。比如竹床的凉意，比如萤火虫的光，比如父母亲手中蒲扇摇出的风，都被妥帖地收在心里，在很多个闷热的夜晚，悄悄冒出来，带着小时候的甜。

如今灯光是城市夜晚最盛大的宣言，当城市的路灯在街道两旁次第点亮，光晕温柔地流淌下来，像融化的琥珀，把道旁树叶的脉络映照得清晰可辨，在行人脚下铺开一条条光的小径。主干道车流穿梭不息，外卖骑手穿梭而行，在城市的血管里奔涌，汇成了一条条流淌的液态星河。

夜排档的灯火是城市流动的盛宴。人行道边，简易灶台火光熊熊，炒锅在猛火中颠簸，勺铲碰撞出铿锵的节奏，猛火快炒的镬气冲天而起，混合着爆炒辣椒、葱姜蒜的浓烈辛香，隔着半条街就钻入鼻孔。露天大排档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人们围坐一桌，杯盏交错，酒杯碰撞声清脆响亮，蒸腾着笑语喧哗，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在这杯盏间倾吐、蒸腾。

街头巷尾，纳凉的人们三五成群，老居民区，竹床、藤椅、麻将席一起上阵。步行街，情侣排队买冰奶茶。小区的花园里，老太太们的广场舞音乐不时响起。商场门口，广场之上，音乐声浪一波波涌起，人们踩着节拍，舒展肢体，让汗水在律动中尽情挥洒。夏夜仿佛有一种魔力，消融了隔阂，释放了被白昼拘束的灵魂，让每一颗心都在暖风里舒展开来，自由呼吸。

城市夏夜的热闹，是光影泼洒的盛宴，是气味奔涌的狂欢，更是人们松弛灵魂的欢歌。当灯火与星辉交织，喧嚣与晚风缠绕，这方寸人间便成了烟火最盛大的容器。夏夜渐渐深了，城市喧嚣之潮逐渐退去，夜复一夜，如此喧嚣、劳碌，又如此清洁、包容着。正是这种不眠不休的辛勤劳动，与无声抚平喧嚣的温柔，才使得热闹不是浮沫，而成为了城市的血脉，日夜奔流。

城市夏夜的画卷，在热浪、光影、噪音与各种顽强生存的气息中铺陈，它没有乡村星空的静谧，却自有其喧嚣沸腾的肌理，在黏稠的夜色里，蒸腾出人间烟火最滚烫、最矛盾、也最真实的一页。

城市的夏夜蒸腾着人声与灯光，热闹非凡，却总让我心头一空，仿佛失却了什么。现在我才明白，这失落源自童年乡间夏夜那片沉甸甸的清凉，那份被蝉鸣与星光浸透的静谧，被岁月渐渐磨成了心坎上最薄最亮的印记。

纵然城市的夏夜，没有了乡村的天空那么格外清澈，但同样广阔无垠，有时也星星点点，如钻石般镶嵌在深蓝的天幕之上。



《静亭听溪》/绘画

□魏冷冷

## 驻外风采

□刘东

在山西这个充满能量的世界里，他就像一棵沉默而坚韧的老树，把根深扎进这片煤矿土壤里。而我，刚踏入这个行业就遇见了他，他的身影如同我煤矿生涯起始的一个坐标。

他就是秦师傅，30多年的工龄在岁月中沉淀出厚重的职业底色，而其中20年的光阴，更是被他一笔一画书写成山能人外部开发史上一段饱含奋斗与坚守的动人故事。从山东到山西，上千公里的路程，横跨不同的地域，承载着山能人向外拓展的雄心与使命，也见证了秦师傅义无反顾的追随。如今，他迎来了退休时刻，这一特殊的节点，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岁月的沧桑变迁，也让我对人生与工作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

我与秦师傅相识已久，他那憨厚朴实的笑容和坚实有力的身影，已存留在我记忆深处。还记得初到煤矿时，是他带着我第一次

□郭洪富

天刚蒙蒙亮，东边的日头还没冒尖，村口那辆半新不旧的中巴车就喘着粗气出发了。喇叭“嘀嘀”地喊起来，那声响带着点沙哑，像村头老槐树上的广播，能穿透三里地的晨雾，把要赶车的乡亲们从睡梦中叫醒。

公交车慢悠悠地往岭上爬，正好可以欣赏一下路两边的风景。车窗外玉米地绿得淌油，半人高的秆子挑着宽宽的叶子，叶尖上的露珠滚来滚去，太阳一照，亮得似银针乱射。岭下的河湾隐在雾里，河面上泛着一层薄薄的白光，像刚蒸好的馒头冒着热气。

自从修了水泥公路，通了公交车，出门办事方便了，乡亲们心里知足得很。“前几天没通车，我家老婆子去城里看闺女，天不亮就出门，先跟拉煤的拖拉机颠到镇上，再等去城里的班车。有回下大雨，拖拉机陷在泥里，老婆子深一脚浅一脚往镇上挪，到那时裤腿上的泥能刮下二斤，冻得直打哆嗦。”坐在后排的王大爷说起过去的情形。车里的人都跟着点头。可不是吗，这车毛说比不上城里公交车光鲜，座椅套磨出了毛边，地板上总沾着点泥印子，可谁也不嫌弃。

乡村公交没个准谱的站牌。张家媳妇在

□陶书文

合上陈行甲的《在峡江的转弯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那些朴实又滚烫的文字，像一股暖流，直抵心底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地方。他写：“你不是太阳，你可以发出比太阳更温暖的光。”这句话，让我这个已经在枣矿集团工作了25年的“矿三代”眼眶发热、心潮翻涌。是啊，矿工也许平凡，但谁说平凡就不能发光？不能温暖？

我的光，就诞生在这片始于1878年，承载着147年厚重历史，如今又奋力转型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百年煤企——枣矿集团。

### 从校园到井口

#### 先让心里亮起一盏灯

那时，还可以分配工作，揣着满满的憧憬，我接过了父亲手里的矿灯。记得参加工作到矿上报到时，矿上条件很差，一条像样的水泥路都没有。很多工人只能住板房，而我们那一届的学生有幸分到了楼房里，虽然也非常破旧，起码好过用布帘当窗户的石膏板房。宿舍里的老师傅喜欢蹲在阳台上喝酒，一喝高了他就会转身对我吼：“小子，好好干，咱吃的不仅是煤，是几代人留下的饭碗。”那时的枣矿还深受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一个月400多块钱的收入，刚能正常发出来，有点像今天的“度危求进”。班前会上，一遍遍强调“安全就是生命”“转型才有出路”，那略带嘶哑却无比坚定的声音，是昔日以“产量论英雄”的矿区，对未来的模糊期待。

那份“痛”，是百年煤企在时代大潮中不得不经历的“转弯”。作为她的一分子，我心疼她的沧桑，更理解她转身的艰难。那份“企之情”，早已融入血脉。她不仅是给我发工资的地方，更是父辈奋斗过、我正挥洒青春、孩子将来可能还要依赖的“根”。她的转型，就是我命运的转折。我忧虑，但更愿意相信，这艘大船，终将驶向更光明的航道。这份相信，本身就是温暖的光，支撑着我穿上工作服走进罐笼。一走在巷子里，我就会想起母亲在我进矿时的叮咛：“儿子，别怕黑，黑到底就会看见自己的光。”

陈行甲在基层遇到的困难，我们在百米

村口老槐树下等，那树就是站牌；李家大爷在自家猪圈旁招手，车也“嘎吱”停下。一个村子200来米，车能停五六回。刚过村西头的石桥，就见刘婆婆扶着布袋子在路边踮脚张望。车门打开，售票员李婶忙不迭地跳下去，伸手就去扶：“大娘您慢着，这台阶有点高。”刘婆婆矮墩墩的身子往起站时，布袋子里的鸡蛋“咕咚”响了一声。

“轻点，这是给俺小孙子捎的，昨儿后晌刚下的。”老人家一手按住布袋，一手攥着李婶的胳膊上了车。

“您坐这儿，靠窗通风。”李婶把刘婆婆扶到前排，又转身接布袋。我盯着那布袋发愣时，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是邻座大婶竹篮里的韭菜味，混着点泥土气，跟我家在院子里割韭菜时的味儿一模一样。

车又停了，这次是河湾边，三爷爷背着半筐核桃要去镇上卖，李婶帮着把篮子往车后塞。“三伯，您这核桃晒得透，准能卖个好价钱。”“借你吉言！”三爷爷爽朗的笑

声在车厢内嗡嗡响。

车继续往前走，发动机的声音像奶奶以前播的纺车，不急不躁。窗外的玉米地往后退，叶子上的露珠被太阳晒得发亮，远远望去，像撒了一地的碎银子。岭下的河水这会儿看清了，岸边的芦苇丛里，几只白鸭子正扑棱着翅膀，溅起的水珠落在水面，一圈圈荡开，把晨光搅成一片碎金。

这些年在外边跑，我坐过高铁，也乘过飞机，可都不如坐这老家的公交车踏实。你看那座椅上的磨痕，是乡亲们的裤腿蹭出来的；车地板上的泥印，是从自家田埂上带来的。

乡村公交就这么每天跑着，来来往往，风雨无阻。早上载着怀揣希望的人出去，傍晚，又把从异乡归来的游子接上车。你脚上带着泥踩上来，它不嫌弃；你拎着鸡鸭上车，它不抱怨；你漂泊在外带着一肚子愁回来，它稳稳当当地接住你，就像娘站在家门口张开的胳膊，把漂泊的人揽进怀里。真

# 在煤海深处寻找那束光

井下同样感同身受，那不是纸面上的难题，是实实在在的“硬骨头”。记忆最深的是405大采高工作面安装，第一次用那么高的支架，全矿支援搞安装，有送饭送水的、有拉电缆的……连续几天，大家熬红了眼，喊哑了嗓子，工作更是一次次被汗水和煤泥浸透，紧紧贴在身上。安全压力像悬在头顶的利剑，那段时间，班前会的气氛格外凝重。但没人退缩。

褚班长，一个在井下干了30年的“老班头”，脸上的皱纹深得像煤壁上的沟壑。他蹲在巷道边，就着安全帽盔上的矿灯，一遍遍研究图纸，用沾满煤灰的手指比划着。他嘶哑着嗓子说：“怕个球！咱咱矿工啥阵仗没见过？都打起精神来，按规矩来，胆大心细，这块‘硬骨头’，咱必须啃下来！”他那双布满老茧却异常沉稳的手，那盏在幽暗巷道里执着亮起的矿灯，就像“定海神针”。

### 勇于“转弯”

#### 人生的灯，并非只有一盏

《在峡江的转弯处》书中几次关键的“转弯”，充满了勇气与智慧。这让我想到，我们煤矿工人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条条或直或弯的巷道中穿行？有时是主动选择，有时是时代推着我们去走。

记得大约是90年左右，爷爷对我说过，“那时候巷道的灯是15瓦的白炽灯，粉尘大得能在光束里看见飘浮的煤粒，我们班12个人管着3米宽的工作面，镐头抡得再狠，一个班也出不了百吨煤”。

转型发展，带来了阵痛，也带来了机遇。陈行甲写他刚到巴东县时，看见老百姓背着柴火在悬崖上走，突然就明白了自己该干什么。他在悬崖村修路，村民说“这比登天还难”，他说“难才要干”。

我懂这种感觉。记得有一次，我在筹备液压支架工技术比武时，一个路过的老师傅说，“支架自动跟机移架、采煤机都带芯片了，还要咱干啥？”他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矿区大力推行自动化，对工人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曾经靠力气和经验的“老把式”，在新的生产工艺面前也得“转弯”。

我的一些同事、同学也逼着自己走出舒适区。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培训教室，从最基础的电脑操作学起，那些复杂的

电路图、PLC编程，像天书一样。手指习惯了扳手，敲键盘却笨拙得很。我一个宿舍的魏哥，记不清他多少次想放弃，突然有一次在宿舍，他放下啤酒瓶子说：“谁说煤黑子一辈子都得黑着，干！”这不就是陈行甲书记扎根基层的勇气！这不就是老师傅们面对新设备时眼中那不屈服的光！

当看到参加技术比武的青年技术员们，操作新式智能化采煤系统，看着屏幕上清晰的数据流，精准地控制着远方的设备，他们那种掌握新技术的成就感，难以言喻。这不仅技能的提升，更是人生视野的一次“转弯”。

这让我明白，即使身处深深的地下，我们的心也可以拥抱更广阔的天空。只要肯学、肯变，人生的巷道，永远有新的出口！这份主动求变、拥抱未来的勇气，是在时代洪流中为自己点亮的另一盏灯！

### 别怕黑

#### 让光“转弯”

陈行甲在书里说：“人要像水一样，能适应河床，也能映月亮。”他在仕途最顺时转身公益，他说：“循着理想的声音再次出发”，可能我们没有他那样的舞台，但我们有矿灯照得到的地方，有咱枣矿人自己的路要走。

不说远的，就咱山东境内这10处井工矿，内蒙古、山西的露天矿和在建矿井，还有河南、陕西的焦化厂、电厂，这还只是咱枣矿的“小天地”。枣矿给了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我们爱这片土地，因为它滋养了我们祖祖辈辈。山能让这份“爱”得以延续，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在一个更安全、更清洁、更有希望的家庭里生活，这份深沉的爱与责任，汇聚成我们心中最持久、最温暖的光源。

陈行甲说：“在峡江的转弯处，我选择继续前行。”我们枣矿工人，在百年煤企转型的弯道上，在人生奋斗的征途上，何尝不是如此？

身边的“老杨”，比我大一岁。上周唠嗑说“体检报告上又多了仨箭头，年过半百真想‘躺平’算了。可是回过回头一想，孩子上大学去了，老婆内退了，老人身子骨还硬朗，自己不趁这时候想办法多挣点，有点说不过去了”。是啊，眼前的安逸换不来老来

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不断追求卓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藕花深处》/绘画

□侯心炎

诚的问候，撩人的乡音，让那孤旅愁苦全都化成一阵烟尘，轻轻地飘散在这迂回起伏的乡村公路上。



《瑞气盈枝》/绘画

□赵志清

福，不能等到80岁了，才后悔当初没敢迈出那一步！

其实，陈行甲写的那些难、那些爱、那些咬着牙的转弯，每个人都懂，有合适的岗位，就大胆去！别怕“前路无人不识君”，走出去的枣矿人，凭啥不能是条好汉！也别担心塞外无“乡情”，枣矿人骨子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那股劲儿，就是最亲的“老乡”，走哪儿都跟着我们！枣矿人，就像井下的煤层，看着黑，燃起来能暖透大半个中国。

我们不是太阳，无法普照大地。但我们可以像井下的矿灯，穿透黑暗，照亮自己脚下的路，也温暖并肩作战的兄弟；我们可以像一块燃烧的煤炭，在炉膛里释放光热，驱散寒冷；我们可以像一颗颗平凡的星辰，在自己的轨道上，坚定地发出属于自己的、虽不耀眼却无比温暖的光芒。

这本《在峡江的转弯处》，真心推荐给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奋斗、在时代变革发展中思索、在人生道路上寻找光亮的伙伴们。它让我明白了：真正的力量，来源于内心的坚守与向善的勇气；真正的温暖，来自自己直面现实的真诚与不懈奋斗的“光”。



《三羊开泰》/绘画

□张玉升